

史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桐城派名家文集

8

馬其昶集
戴鈞衡集

圖書在版編目 (C I P) 數據

桐城派名家文集. 第 8 卷, 馬其昶集、戴鈞衡集 / 嚴雲綬,
施立業, 江小角主編. —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14
ISBN 978-7-5336-7882-1

I. ①桐… II. ①嚴…②施…③江… III. ①中國文學—古典文學
—作品綜合集—清代 IV. ①I214.91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14) 第 143596 號

桐城派名家文集 ⑧馬其昶集、戴鈞衡集

TONGCHENGPAI MINGJIA WENJI

出版人: 鄭 可
質量總監: 張丹飛
策劃統籌: 吳壽兵 錢 江 夏業梅
責任編輯: 姚 莉 吳曉東
裝幀設計: 何宇清
責任印製: 王 琳

出版發行: 時代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地 址: 合肥市經開區繁華大道西路 398 號 郵編: 230601
網 址: <http://www.ahep.com.cn>
營銷電話: (0551)63683011, 63683013
排 版: 安徽創藝彩色製版有限責任公司
印 刷: 安徽新華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開 本: 787×1092 1/16
印 張: 43.75
字 數: 61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本冊定價: 360.00 元
全套定價: 5480.00 元

(如發現印裝質量問題, 影響閱讀, 請與本社營銷部聯繫調換)

總序

戴逸

二〇〇二年八月，國家批准建議纂修清史之報告，十一月成立由十四部委組成之領導小組，十二月十二日成立清史編纂委員會，清史編纂工程於焉肇始。

清史之編纂醞釀已久，清亡以後，北洋政府曾聘專家編寫清史稿，歷時十四年成書。識者議其評判不公，記載多誤，難成信史，久欲重撰新史，以世事多亂不果。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央領導亦多次推動修清史之事，皆因故中輟。新世紀之始，國家安定，經濟發展，建設成績輝煌，而清史研究亦有重大進步，學界又倡修史之議，國家採納衆見，決定啓動此新世紀標誌性文化工程。

清代爲我國最後之封建王朝，統治中國二百六十八

年之久，距今未遠。清代衆多之歷史和社會問題與今日息息相關。欲知今日中國國情，必當追溯清代之歷史，故而編纂一部詳細、可信、公允之清代歷史實屬切要之舉。

編史要務，首在採集史料，廣搜確證，以爲依據。必藉此史料，乃能窺見歷史陳迹。故史料爲歷史研究之基礎，研究者必須積累大量史料，勤於梳理，善於分析，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裏，進行科學之抽象，上升爲理性之認識，才能洞察過去，認識歷史規律。史料之於歷史研究，猶如水之於魚，空氣之於鳥，水涸則魚逝，氣盈則鳥飛。歷史科學之輝煌殿堂必須巋然聳立於豐富、確鑿、可靠之史料基礎上，不能構建於虛無飄渺之中。吾儕於編史之始，即整理、出版文獻叢刊、檔案叢刊，二者廣收各種史料，均爲清史編纂工程之重要組成部分，一以供修撰清史之用，提高著作質量，二爲搶救、保護、開發清代之文化資源，繼承和弘揚歷史文化遺產。

清代之史料，具有自身之特點，可以概括爲多、亂、散、新四字。

一曰多。我國素稱詩書禮義之邦，存世典籍汗牛充棟，尤以清代爲盛。蓋清代統治較久，文化發達，學士才

人，比肩相望，傳世之經籍史乘、諸子百家、文字聲韻、目錄金石、書畫藝術、詩文小說，遠軼前朝，積貯文獻之多，如恒河沙數，不可勝計。昔梁元帝聚書十四萬卷於江陵，西魏軍攻掠，悉燔於火，人謂喪失天下典籍之半數，是五世紀時中國書籍總數尚不甚多。宋代印刷術推廣，載籍日衆，至清代而浩如烟海，難窺其涯涘矣。清史稿藝文志著錄清代書籍九千六百三十三種，人議其疏漏太多。武作成作清史稿藝文志補編，增補書一萬零四百三十八種，超過原志著錄之數。彭國棟亦重修清史稿藝文志，著錄書一萬八千零五十九種。近年王紹曾更求詳備，致力十餘年，遍覽群籍，手抄目驗，成清史稿藝文志拾遺，增補書至五萬四千八百八十種，超過原志五倍半，此尚非清代存留書之全豹。王紹曾先生言：「余等未見書目尚多，即已見之目，因工作粗疏，未盡鉤稽而失之眉睫者，所在多有。」清代書籍總數若干，至今尚未能確知。

清代不僅書籍浩繁，尚有大量政府檔案留存於世。中國歷朝歷代檔案已喪失殆盡（除近代考古發掘所得甲骨、簡牘外），而清朝中樞機關（內閣、軍機處）檔案，

秘藏內廷，尚稱完整。加上地方存留之檔案，多達二千萬件。檔案為歷史事件發生過程中形成之文件，出之於當事人親身經歷和直接記錄，具有較高之真實性、可靠性。大量檔案之留存極大地改善了研究條件，俾歷史學家得以運用第一手資料追蹤往事，了解歷史真相。

二曰亂。清代以前之典籍，經歷代學者整理、研究，對其數量、類別、版本、流傳、收藏、真偽及價值已有大致瞭解。清代編纂四庫全書，大規模清理、甄別存世之古籍。因政治原因，查禁、篡改、銷燬所謂「悖逆」、「違礙」書籍，造成文化之浩劫。但此時經師大儒，聯袂入館，勤力校理，盡瘁編務。政府亦投入巨資以修明文治，故所獲成果甚豐。對收錄之三千多種書籍和未收之六千多種存目書撰寫詳明精切之提要，撮其內容要旨，述其體例篇章，論其學術是非，叙其版本源流，編成二百卷四庫全書總目，洵為讀書之典要、後學之津梁。乾隆以後，至於清末，文字之獄漸戢，印刷之術益精，故而人競著述，家嫻詩文，各握靈蛇之珠，衆懷崑岡之璧，千舸齊發，萬木爭榮，學風大盛，典籍之積累遠邁從前。惟晚清以來，外強侵凌，干戈四起，國家多難，人民離散，未能投

入力量對大量新出之典籍再作整理，而政府檔案，深藏中秘，更無由一見。故不僅不知存世清代文獻檔案之總數，即書籍分類如何變通，版本度藏應否標明，加以部居舛誤，界劃難清，亥豕魯魚，訂正未遑。大量稿本、鈔本、孤本、珍本，土埋塵封，行將漸滅。殿刻本、局刊本、精校本與坊間劣本混淆雜陳。我國自有典籍以來，其繁雜混亂未有甚於清代典籍者矣！

三曰散。清代文獻、檔案，非常分散，分別度藏於中央與地方各個圖書館、檔案館、博物館、教學研究機構與私人手中。即以清代中央一級之檔案言，除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一千萬件以外，尚有一大部分檔案在戰爭時期流離播遷，現存於臺北故宮博物院。此外，尚有藏於沈陽遼寧省檔案館之聖訓、玉牒、滿文老檔、黑圖檔等，藏於大連市檔案館之內務府檔案，藏於江蘇泰州市博物館之題本、奏摺、錄副奏摺。至於清代各地方政府之檔案文書，損毀極大，但尚有劫後殘餘，璞玉渾金，含章蘊秀，數量頗豐，價值亦高。如河北獲鹿縣檔案、吉林省邊務檔案、黑龍江將軍衙門檔案、河南巡撫藩司衙門檔案、湖南安化縣永曆帝與吳三桂檔案、四川巴縣與南

部縣檔案、浙江安徽江西等省之魚鱗冊、徽州契約文書、內蒙古各盟旗蒙文檔案、廣東粵海關檔案、雲南省彝文傣文檔案、西藏噶廈政府藏文檔案等等，分別藏於全國各省市自治區，甚至清代兩廣總督衙門檔案（亦稱葉名琛檔案），英法聯軍時遭搶掠西運，今藏於英國倫敦。

清代流傳下之稿本、鈔本，數量豐富，因其從未刻印，彌足珍貴，如曾國藩、李鴻章、翁同龢、盛宣懷、張謇、趙鳳昌之家藏資料。至於清代之詩文集、尺牘、家譜、日記、筆記、方誌、碑刻等品類繁多，數量浩瀚，北京、上海、南京、廣州、天津、武漢及各大學圖書館中，均有不少貯存。豐城之劍氣騰霄，合浦之珠光射日，尋訪必有所獲。最近，余有江南之行，在蘇州、常熟兩地圖書館、博物館中，得見所存稿本、鈔本之目錄，即有數百種之多。

某些書籍，在中國大陸已甚稀少，在海外各國反能見到，如太平天國之文書。當年在太平軍區域內，為通行之書籍，太平天國失敗後，悉遭清政府查禁焚燬，現在中國，已難見到，而在海外，由於各國外交官、傳教士、商人競相搜求，携赴海外，故今日在外國圖書館中保存之太平天國文書較多。二十世紀，向達、蕭一山、王重民、

王慶成諸先生曾在世界各地尋覓太平天國文獻，收獲甚豐。

四曰新。清代為傳統社會向近代社會之過渡階段，處於中西文化衝突與交融之中，產生一大批內容新穎、形式多樣之文化典籍。清朝初年，西方耶穌會傳教士來華，携來自然科學、藝術和西方宗教知識。乾隆時編四庫全書，曾收錄歐几里得幾何原本、利瑪竇乾坤體儀、熊三拔泰西水法、簡平儀說等書。迄至晚清，中國力圖自強，學習西方，翻譯各類西方著作，如上海墨海書館、江南製造局譯書館所譯聲光化電之書，後嚴復所譯天演論、原富、法意等名著，林紓所譯茶花女遺事、黑奴籲天錄等文藝小說。中學西學，摩蕩激勵，舊學新學，鬥妍爭勝，知識劇增，推陳出新，晚清典籍多別開生面、石破天驚之論，數千年來所未見，飽學宿儒所不知。突破中國傳統之知識框架，書籍之內容、形式，超經史子集之範圍，越子曰詩云之牢籠，發生前所未有之革命性變化，出現衆多新類目、新體例、新內容。

清朝實現國家之大統一，組成中國之多民族大家庭，出現以滿文、蒙古文、藏文、維吾爾文、傣文、彝文書

寫之文書，構成為清代文獻之組成部分，使得清代文獻、檔案更加豐富，更加充實，更加絢麗多彩。

清代之文獻、檔案為我國珍貴之歷史文化遺產，其數量之龐大、品類之多樣、涵蓋之寬廣、內容之豐富在全世界之文獻、檔案寶庫中實屬罕見。正因其具有多、亂、散、新之特點，故必須投入巨大之人力、財力進行搜集、整理、出版。吾儕因編纂清史之需，賈其餘力，整理出版其中一小部分；且欲安裝網絡，設數據庫，運用現代科技手段，進行貯存、檢索，以利研究工作。惟清代典籍浩瀚，吾儕汲深綆短，蟻銜蚊負，力薄難任，望洋興嘆，未能做更大規模之工作。觀歷代文獻檔案，頻遭浩劫，水火兵蟲，紛至沓來，古代典籍，百不存五，可為浩嘆。切望後來之政府學人重視保護文獻檔案之工程，投入力量，持續努力，再接再厲，使卷帙長存，瑰寶永駐，中華民族數千年之文獻檔案得以流傳永遠，霑溉將來，是所願也。

二〇〇四年

前言

桐城派興起於清代康熙之際，延續至民國初年，前後達兩個世紀之久。其陣營之壯大，內涵之豐富，在中國文化學術史上，實屬罕見。近百年來，社會變遷，貶之者較多，譽之者亦不乏人，分歧頗大。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後，在解放思想大潮的推動下，不少學人已不約而同地認識到：作為清代文化學術領域內一種重大的存在，桐城派是一個繞不過去的話題。可以說，沒有對桐城派系統、深入的研究，要想寫好清代文學史、學術史、文化史，當非常困難。而且，不少桐城派作家的社會實踐活動，涉及清代社會的諸多方面，如政治、經濟、軍事、教育、學術、文藝等，有些影響至為深遠；且其詩文中史料甚豐，值得治史者細心發掘。然而，由於種種原因，桐城派所受到的學術關注，還很難說與其重要的歷史地位、影響相稱。很多研究有待於深化，不少的領域還是

空白。文獻資料的搜尋、整理則長期停留在分散、零星的狀態。

桐城派名家文集係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組的規劃項目。此項目的確定與實施，無疑使桐城派文獻資料的整理工作邁入了一個新階段。其便利學人，推進桐城派研究的作用，自不待言。桐城派自興起、形成，歷經發展、變化，兩百多年中，直接或間接與桐城派相關聯的作者，可能近千人。影響所及，北達京都，南逾五嶺，東及吳越。文獻遺存十分豐富。我們此次從其發展過程中選擇各個階段的若干代表人物的文集，編纂整理，試圖為廣大讀者提供一套大體上能體現桐城派不同階段特徵的文獻資料；在以歷史發展綫索為主的基礎上，適當兼顧地域的因素。本着上述意圖，文集收入的作家為：戴名世、方苞、劉大櫨、姚範、姚鼐、吳德旋、陳用光、方東樹、姚椿、管同、劉開、姚瑩、梅曾亮、吳敏樹、曾國藩、龍啟瑞、戴鈞衡、王拯、方宗誠、張裕釗、黎庶昌、薛福成、吳汝綸、賀濤、范當世、馬其昶、姚永樸、姚永概，共二十八人。持此一編，基本上可以感知桐城派演化的不同階段的根本特徵，亦能從中窺探清代社會某些方面的情

景。

文集分甲、乙兩編。甲編收入姚範、吳德旋、陳用光、方東樹、姚椿、管同、劉開、姚瑩、吳敏樹、龍啓瑞、戴鈞衡、王拯、方宗誠、薛福成、馬其昶、姚永樸、姚永概等十七位作家詩文集。因為在本項目擬訂規劃時，上述十七位作家的詩文尚未見到整理本出版，所以此次編纂、整理時，盡力求全：在對其已刊刻作品進行校勘、標點的同時，又儘可能蒐集其未刊稿，希望由此提高資料的完整性。乙編為戴名世、方苞、劉大櫨、姚鼐、梅曾亮、曾國藩、張裕釗、黎庶昌、吳汝綸、賀濤、范當世等十一位作家的文章選集。上述作家，或為桐城派開宗立派的大師，或為推進桐城派轉變、發展的巨匠，其詩文本當全部匯錄，但考慮到均已有的整理本出版，因此本文集以其文選入編，雖然未能以全貌示人，但經過編者認真選擇、整理的文選，當亦能在基本方面體現出各位作家的文章風貌。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項目中心與文獻組對桐城派名家文集的編纂十分重視，給予了多方面的指導與扶持。安徽省哲學社會科學界聯合會、

中共桐城市委員會、桐城市人民政府從始至終對整理工作提供各項支持，諸多實際困難得以化解。顯然，若無上述各方面的關心，文集必然很難完成。時代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安徽教育出版社一向重視文化傳承，扶持學術，毅然承當了文集的出版工作。在此，謹對一切關心、支持本項目的機構、人士深致謝忱！

桐城派名家文集乃是文化學術界第一次較大規模的桐城派文獻資料整理工程，難度可想而知。而我們則學力有限，每每有力不從心之憾。因此，文集內難免有不少疏誤之處。出版之後，希望得到廣大讀者的積極回應，給予指正。

嚴雲綬 施立業 江小角

二〇一一年九月廿五日

凡例

一、桐城派名家文集分甲、乙兩編；甲編收入姚範、吳德旋、陳用光、方東樹、姚椿、管同、劉開、姚瑩、吳敏樹、龍啓瑞、戴鈞衡、王拯、方宗誠、薛福成、馬其昶、姚永樸、姚永概等十七位作家詩文集，乙編爲戴名世、方苞、劉大櫟、姚鼐、梅曾亮、曾國藩、張裕釗、黎庶昌、吳汝綸、賀濤、范當世等十一位作家選集。

二、凡收入甲編的名家文集均保持其原刻本編次。不同年代刊行的文集或詩集按其刊刻年代先後編排。有輯佚稿者按文、詩分類編年，附於原刻文集之後；年代不明者，酌情處置。

三、每位作家文集前之整理說明，簡要說明作家、著作版本的主要情況。甲編各文集後附錄清人所撰寫的年譜、附記、墓志銘等相關資料。

四、底本之選擇兼顧底本完整性與準確性兩原則。

若兩者不能兼顧，則以訛誤少、校刻精之本作底本，其殘缺部分以他本配補。

五、凡底本不誤而他本誤者，一般不出校記。

六、底本之明顯的版刻錯誤，如因形近致誤的『已』、『巳』、『已』之類，可以依據上下文予以辨識者，逕改之，不出校記。

七、凡底本之訛、脫、衍、倒，確有實據者，予以改正，并以符號標識。以圓括號表示誤字或應刪之字，改正之字置於括號後；以方括號表示增補之字。

八、文中脫漏、殘缺或難以辨識之處用方框表示。

九、底本與他本文異，但義可兩通、難以取捨者，以校記說明。一般虛字有異而文義無殊者，可不出校。

十、文字盡量保持原貌，通假字、異體字一般均依原文，不改爲現代通行體，亦不求統一。過於冷僻之字可酌改爲通行字。文中如有外文詞語之翻譯與現在通行譯法不同者，不作改動，仍存原譯。同一譯名在文集中前後相異者，亦存原譯，不予統一。

十一、校記力求簡短，摘引正文時僅舉所校詞語。校記置於該篇篇末。

十二、文中引文與原書小异但不失其本意者，不動亦不出校。節引原書文字大异且失其原意者，出校說明，但不改正。

十三、標點符號依照一九九六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標準標點符號用法的規定使用。考慮到古代漢語的特點，原則上不使用省略號、破折號、着重號和連接號。

十四、凡直接引用的文字用雙引號表示，若引文中復有引文，則加單引號。古人引書多述其大意或節略其文，凡此等處不用引號。

總目

馬其昶集

.....

一

戴鈞衡集

.....

三三九



馬
其
昶
集



點校 孫維城

整理說明

馬其昶（一八五五—一九三〇），字通伯，晚號抱潤翁，桐城人，少時從父親馬起升（慎庵先生）學習古文，後從同邑方宗誠、吳汝綸和武漢張裕釗學習（方宗誠、吳汝綸是桐城派後期重要作家，吳汝綸、張裕釗為曾門四子中人）。其後馬氏游京師，又交鄭杲、柯鳳蓀，學問、文章大進。宣統年間馬氏再游京師，授學部主事，辛亥革命後，擔任清史館總纂。馬其昶被稱為桐城派的殿軍。桐城派不僅主文，且治經。馬氏治易、詩、書，易崇費氏，詩宗毛氏，書宗大傳，儒家之外，又精研老莊，屈賦，有三經誼詁、老子故、莊子故、屈賦微等著作問世。文集為抱潤軒文集、抱潤軒遺集。

筆者近年接受教育部古籍整理課題馬其昶文集點校任務，後更參加大型清史項目桐城派名家文集匯刊編纂工作，承擔馬其昶抱潤軒文集的點校任務。有機會接

觸馬其昶的文集，獲益良多，茲將筆者的點校情況敘述於下。

抱潤軒文集傳世者，據清人別集總目，有下列文本：

抱潤軒文一卷

稿本（安徽省圖書館）

抱潤軒文集十卷

宣統元年安徽官紙印刷局

石印本

抱潤軒文集二十二卷

光緒刻本（南充師範學院）

民國十二年北京刻本

抱潤軒集外文稿一卷

排印本（復旦大學）

馬其昶文稿

鈔本（北京師範大學）

清人別集總目未收的還有抱潤軒遺集。

我經過千辛萬苦複印到宣統元年石印本抱潤軒文集（下簡稱宣統石印本）十卷，民國十二年北京刻本抱潤軒文集（下簡稱民國刻本）二十二卷，而鈔本馬其昶抱潤軒文集（下簡稱民國刻本）二十二卷，而鈔本馬其昶文稿藏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筆者近來托同事複印了前半部，並瀏覽了全文。此本寫在民國五年（一九一六年），共收錄四十三篇，起宣統元年（一九〇九年），迄民國五年（一九一六年），正好在宣統元年石印本抱潤軒

文集十卷後，民國十二年北京刻本抱潤軒文集二十二卷前，四十三篇文章在民國刻本中都收錄了。民國十二年的抱潤軒文集二十二卷是作者最後的手定本，既收錄了一九一六年後的文章，又對前面的文章進行了文字的修改，是最有價值的文本。令人疑惑的是，光緒刻本抱潤軒文集也是二十二卷，它在宣統元年石印本抱潤軒文集十卷前，不可能收錄後面的文章，雖稱二十二卷，其篇幅應該不會大於宣統元年十卷本，其內容在宣統本中也應該有所肯定或修正，此本藏南充師範學院。筆者托朋友到南充師範學院見到此本，並對有部分進行鑒別，確定此本實際也是民國十二年北京刻本。

抱潤軒遺集一卷，沒有序跋，僅署『丙子仲冬孫婿吳常燾敬校刊』，即由吳孟復（原名常燾）先生刊刻於一九三六年，無錫文新印刷所代印。其時馬其昶已經故去。

按時間先後，宣統元年石印本抱潤軒文集十卷在前，接着是民國五年鈔本馬其昶文稿，接着是民國十二年的抱潤軒文集二十二卷。可以用抱潤軒文集二十二卷本作為底本，抱潤軒文集十卷本和鈔本馬其昶文稿作

校本對校。最後接以抱潤軒遺集。下面看看宣統石印本和民國刻本收錄文章的異同情況。

宣統石印本收文一一八篇，大部分為民國刻本所收錄，但也有未加收錄的，現引錄於下：

- 一 雜說二首（卷一）
- 二 說需
- 三 桐城古文集略序（卷三）
- 四 書陸清獻公手劄後
- 五 和漢譯法新編序
- 六 姚叔節排印所著文詩五卷序
- 七 上孫琴西先生書（卷四）
- 八 與劉仲魯書
- 九 與劉仲儀書
- 十 復皖中紳士書
- 十一 贈劉撫園序（卷五）
- 十二 方柏堂先生七十壽序
- 十三 孫氏節母何太恭人墓誌（卷六）
- 十四 張府君墓碣銘

十五 姚閑伯墓表

共十五篇文章，從卷一到卷六，應該說是馬氏親手刪除的，刪除原因不好蠡測。其中方柏堂先生七十壽序收在抱潤軒遺集中，文中一再說明不寫壽序的原因，及寫作此篇的不得已。姚閑伯墓表一篇，姚氏永楷，字閑伯，乃姚永樸、永概兄，體羸多病，三十八歲卒。不知此文為何刪去，這樣，民國刻本共收錄宣統石印本中的一〇三篇，其餘一一七篇是後來補充的。

這一一七篇文章，有一部分是很有價值的，如補充收入了大量的文集序跋，包括自己的一些重要學術著作的序，一些並世詩人學者的詩集、著作的序跋，還有後作的一些亭臺樓記；而一些應酬的文字如大量的墓誌銘，還有一些應酬的信件，價值顯然低一些，但作為一個學者、作家的作品全貌，還是可以收錄的，也許馬氏當時正是這樣考慮的。

隨之而來的問題是，既然這些文章可以收錄，為何又要刪除那十五篇呢？抱潤軒遺集收錄文章共十八篇，也屬於這一類，又如何處理呢？我的初步想法是，為了保持馬氏文章的全貌，只有委屈他的初衷，把能搜羅到

的馬氏文章全部收錄。全書分上、下編，上編收入民國刻本的內容，下編收入抱潤軒遺集十八篇，並把馬氏民國刻本刪除的十四篇（十五篇中方柏堂先生七十壽序已經收入抱潤軒遺集）收入。民國刻本前面有陳三立與王樹枏的序文，仍然放在上編最前面，抱潤軒遺集附錄有陳三立與姚永樸撰寫的馬其昶墓誌銘，仍作為附錄放在全書的結尾部分。

排印本抱潤軒集外文稿一卷，藏復旦大學圖書館，我在二〇〇六年前沒有見到，故沒有收錄。後來得到這個本子，得知共收入文章十三篇，其中九篇與抱潤軒遺集重出，沒有重出的四篇為蔣齊七十壽序、貴池先哲遺書序、武昌蕭君墓誌銘、劉母楊太孀人家傳。現抱潤軒集外文稿收入馬其昶著作三種，由安徽大學出版社二〇〇九年出版，故不再收入。

從二〇〇二年接受點校馬其昶文集任務，到現在基本完成，這麼多年的休息時間幾乎都放在文集的點校上，尤其是酷暑的夏天，寢食難安，酷熱難耐，其間艱辛，寸心唯知！要點校馬其昶的文集，必須要瞭解他所具有的一切學問，他的交遊。尤其他的學問中的經學，是我

們這一代學人的欠缺，他的經學中的孝經、喪服經更是難懂，必須硬着頭皮從頭啃起。不過也好，沒有這個任務，我也不會下決心啃這樣的學問，現在回過頭來看，覺得還是值得的。點校過程中，還有一些習慣性的錯誤，有時就是轉不過彎來，非要幾遍以後，才會恍然大悟。現在才知道點校的難處，而對於嚴謹地從事點校工作的專家們產生深深的敬意。最後，還要說一句：對於點校中可能有的錯誤，還望專家學者不吝批評。

孫維城

二〇〇六年八月十四日寫就

二〇一〇年十月二十九日改定

目錄

上編	一七
抱潤軒文集民國刻本(二十二卷)	一七
抱潤軒文集序	一七
抱潤軒文集序	一八
題辭	一九
抱潤軒文集一	
桐城馬其昶通白	
論辨議釋	二〇
李泌論丙子	二〇
荀卿論庚辰	二一
風俗論辛巳	二二
為人後辨甲申	二三
為人後者其妻為本生父母服辨甲申	二五
庶子為其母黨服辨甲申	二六

為長子服辨甲申	二六
葬期論甲申	二八
釋八蠟己酉	三〇
祀天配孔議癸丑	三一
抱潤軒文集二	
桐城馬其昶通白	
讀	三四
讀法言庚辰	三四
讀藝文志丁亥	三四
讀蒙恬傳己丑	三五
讀韓非子癸巳	三六
讀荀子丙申	三七
讀九歌壬寅	三八
讀封禪書壬寅	三九
讀伯夷列傳甲辰	四〇
讀魯仲連鄒陽傳戊申	四一
讀管子一戊申	四二
讀管子二戊申	四三